

# 王世貞書目類纂

許建平 編著

上冊

崑山人自稱「藏書第一」  
得見富物園主：清王世  
貞著曾未進日六而全  
去局表則排本局文附  
序

鳳書厚者元月相亮在  
知學士及籍籍日禁然  
子子頌心陳夜不士先  
劉語語與修者時以如  
不為憂也楊果培出刊  
丹野文特稱病而士佳  
晚秋特進士錢未許至  
全誦語于九州和為以  
九州另史卷五最遊心  
蘇曲滿河即浙遠泰  
曾入多馬江重官類  
外：俗口強狂如五七  
原散係保自說相雲  
請小龍：五子致中  
為信：九寒者味王  
日：各九子法拍  
以出名山晚時值厚  
夕：玩謝開院構：界  
乃在彈指間矣  
龍陽轉：五  
課設：力  
性：了  
相孤地凌  
句印也  
僅長江  
余亦以上  
不  
尸  
傷  
長

許建平 編著

# 王世貞書目類纂

上冊

參編 丁玉娜 呂蒙 周穎

 鳳凰出版社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王世貞書目類纂 / 徐建平編著 ; 丁玉娜, 呂蒙, 周穎編.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5506-1512-0

I. ①王… II. ①徐… ②丁… ③呂… ④周… III.  
①王世貞(1526~1590) — 個人著作 — 圖書目錄 IV.  
①Z862.48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2)第204154號

- |       |  |
|-------|--|
| 書名    | 王世貞書目類纂  |
| 編著    | 徐建平  |
| 責任編輯  | 李相東  |
| 出版發行  |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br>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br>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br>發行部電話025-83223462 |
| 集團地址  | 南京市湖南路1號A樓, 郵編:210009  |
| 集團網址  | <a href="http://www.ppm.cn">http://www.ppm.cn</a>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郵編:210009  |
| 經銷    |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排    | 江蘇鳳凰製版有限公司   |
| 印刷    | 江蘇鳳凰通達印刷有限公司<br>南京市六合區冶山鎮, 郵編:211523                             |
| 開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張    | 30.875   |
| 字數    | 830千字  |
| 版次    |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
| 標準書號  | ISBN 978-7-5506-1512-0   |
| 定價    | 98.00圓(全二冊)  |
-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電話:025-57572508)

上册

## 叙語：王世貞的文化史地位

一個人原本是個複合體，但存留於人們記憶中的却僅僅是一個符號，其最具特點的象徵性的符號。而且，那個符號是誰畫定的呢？回答：時代。時代的潮流和接受趣味的好惡。正因為是好惡趣味的取捨，故而不僅往往不全面，而且會走樣兒。頗如李贄，一提及他，都視之為狂怪之人。那是因為他影響最大的、給當世人印像最深的是他狂怪的面孔。實事上，他還有另一面，那就是超然於世俗之外“與世無爭”的一面，而且那一面裏才顯示出他的《易》文化、老莊思想、佛教出世精神的深厚修養，他的狂怪也是從那深厚修養中孳生出來的。但那深厚的東西却被人們忘去了，只留下了狂怪異端的記憶符號。又如，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的“前七子”，在歷史接受過程中留下來的符號是“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思想復古、形式模擬。而其復古的本質，是因為在他們看來“明無詩”，而他們判定詩的標準是抒發真性情的“真詩”。但後者主張抒發真性情的一面，却被掩藏於復古、模擬的符號之下，被其遮蔽了。看來，人特別是歷史上有些名氣的人物，都有兩個層面，一個是歷史記憶的符號層面，另一個是被歷史記憶遮蔽的符號下的層面，而其本真很可能就在那被塵埃掩埋下的陰層裏，可見，記憶符號并不一定都靠得住。要瞭解一個人，特別是研究一個歷史人物，千萬不要被符號形象所騙過。這是學人們所不能不注意的呀！

明代嘉、萬時期，文學、史學以及政壇上一位名聲赫赫的“巨公”，就是一位長期被人誤讀的案例。

這個人就是王世貞。王世貞的成名(文學上)得力於其為“後七子”領袖,李攀龍之後獨操文柄二十年(前後實為四十餘年)。前、後“七子”的文學主張在於尊古崇雅,以秦漢文、盛唐詩為標榜,而以三袁為代表的“公安派”出來,打出反復古、模擬的旗號,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於是,前、後“七子”遭到人們的摒棄,作為領袖的王世貞也遭文壇的攻擊,大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來派。而這種攻擊,距真實的王世貞,距《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四部續稿》中的王世貞差距甚遠,形成了對這樣一位重要人物的歷史性誤讀。

人們都曉得王世貞是明代“後七子”的領袖,與“前七子”領袖李夢陽、何景明及“後七子”另一位領袖人物李攀龍合稱“四大詩人”。然而這一定位遠不能牢籠這位人物;更有一種觀點,說前後“七子”主張復古、模擬,而王世貞模擬成性,走得更遠。這一說法因來自《四庫全書》編修官,故而更具權威性,影響也最大,這更是一種歷史的大誤讀。中國歷史上的誤讀很多,如《莊子》、《論語》、《孟子》……誤讀往往來自於權威者,而中國人向來以順從權威為安,這是最糟糕的事情。還有當時的一位鄉野秀才罵王世貞為“巨庸”,意思是表面上像個巨人,實際上不過是位庸才。這更易給人們一種印象,王世貞影響大,東西寫得多,但并非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有其名而無其實。這便是倒屎盆子了。罵巨人,是小人物想一夜成名的一種把戲,不罵怎能引起世人的注意?不罵,又怎能顯示出自己比巨人高?所謂踏著巨人的身體站上高峰,似乎成了急功近利者們的一種成長捷徑,也有著悠久的傳統,是中國文化現象中權威崇拜的另一極端現象。而這種罵的要命處是抓其一點不及其餘,似乎是抓到一個使用不當的字便可以打倒一個人。王世貞是位文化巨人,自然想罵的人多,但絕不是罵一兩聲就可以倒的。

不過,名人被潑污水,也并非沒有作用,罵得多了,會在人們心中形成一種印象:此人東西多,精彩的少,模擬的多,創造的少。誤讀就是這種罵聲搔擾的結果。正因對於大名士王世貞存在着誤讀,所以我們便很有必要掃去蒙在他身上的塵霾,還其歷史的真面貌。

而 掃去蒙於他身上的歷史塵霾，并非一件易事，這需要做系統的研究，需要用事實說話，需要系統的閱讀和做大量的分析。在這樣一部書裏，顯然難以完成。故而，只好留給以後有機會花若干年的氣力，做個系統的清理。這裏只能言其概貌。

晚明以來，王世貞在大多文人心中有四個第一。首先是著述最豐富，無人可及。不僅是明代第一人，清代也無有可與之比肩者，現代人更望塵莫及。目前保存了下來，大家能看到的主要著述有：《弇山堂別集》一百卷；《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八十卷；《弇州山人四部續稿》二百七卷；《弇州再續稿》十一卷；《嘉靖以來首輔傳》八卷；《讀書後》八卷；《鳳洲筆記》二十四卷，《鳳洲筆記續集》四卷，《鳳洲筆記後集》四卷。基本著作五百多卷。單刻本和別人選編王世貞著作，尚有八百三十卷左右。將王世貞作品與歷代名家的作品合編在一起的書，有四百餘卷（當然，這些書一來不能全歸入王世貞名下，因為他只是其中一部分，二來這些被編入合集的作品也多與《四部稿》、《續稿》重複）。王世貞校對、刪定、編輯、評點他人著作的書，有七百卷左右。譬如他編蘇軾的書，編歷代的尺牘，評《世說新語》，將歷代名畫、書法的評語收集在一起。這只是編，不是他的著作。另外是否為王世貞作的可疑作品約三百二十卷左右。我們初定為是他人僞托王世貞之名的僞書約有六百一十多卷。綜合起來，王世貞的書竟有三千六百零九卷。除去上面講的水分，大約也不會低於一千四百卷。這個數字稱其為自古以來文集之富天下第一，當不會錯。

明代文人對其著述之多，多有感慨者。內閣首輔王錫爵與王世貞交往甚厚，對世貞也知之最深。其屢屢言道：“文章家所應有者，無一不有。搦華咀腴，臻極妙境，上下三千年，縱橫一萬里，寧有二乎？嗚呼，盛矣！”以至於使當時文人被世貞之書所籠罩。“欲觀明世運之隆，不必啓金匱石室之藏，問海宴河清之瑞，誦先生集而知。”（《弇州山人四部稿·序》）胡應麟是位目錄學家，讀書甚博，然而他的眼中王世貞却仍不失一代之最：“千古之詩，莫盛於有明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王（世貞）四家。四家之中，牢籠千古，總

萃百家，則又莫盛於弇州。”穆文熙云：“明興二百年，至嘉、隆之際而文章始大闡。纓紳家結軫而修竹，素其結撰之富，體制之備，莫如大司寇元美王先生。”（《弇州續稿序》）錢允治說：“正、嘉而後，稍稍復舊。而弇州山人挺秀振響，所作最多，雜之歐、晁、蘇、黃，凡不能辨。”（《類編箋釋草堂詩餘序》）直到清代乾隆年間，負責《四庫全書》編纂的館臣紀曉嵐等也有與明人同樣的感受，且所指範圍不只局限於明朝而是整個古代文人的個人的著述：“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過於世貞者。”且牢籠文人數十年。“平心而論，自李夢陽之說出，而學者剽竊班、馬、李、杜；自世貞之集出，學者遂剽竊世貞。故艾南英《天慵子集》有曰：‘後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後《四部稿》，每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四庫全書總目》紀曉嵐等）。清人魏裔介云：“夫士人讀書萬卷能不為古人所欺，此固當以識勝也……有明三百年來，才德諸臣蓋亦蔚然可紀。而以豪杰之才，抱經濟之略者，余尤推弇州王氏……所著四大部稿，如陸海神皋，足供數載游覽。”（《王弇州先生劄記序》）。說“足供數載游覽”，也非虛言。我到復旦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章培恒先生身邊攻讀博士學位，起初學位論文題目定為《王世貞文學思想研究》，後因趕着完成一項國家基金重點項目而耽擱了半年。先生勸我改換別的題目，理由很簡單，王世貞著述多，單認真讀一遍就要兩年多，若寫一篇博士論文至少要半年以上，沒有三年絕難完成。而說讀一遍用兩年多時間也是個美好的想象，真正邊思邊讀，沒有三年是搞不完的。

另一個第一，學識淵博如洋洋大海，難有望其項背者。就其現存文集而知，上下幾千年，縱橫經史、子、集，雖有輕重、多寡、深淺、厚薄之別（我以為詩豪、文強，史壯，子新，經弱），但幾無所不涉，無所不寫，無所不載。明人汪道昆對世貞此長，感慨頗深：“元美上窺結繩，下窮掌故，於書無所不讀，於體無所不諳。其取材也，若良冶之操爐鞴，五金已齋，無不可型。其運用也，若孫武、韓信之在軍，即宮嬪、市人，無不可陳，無不可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惟元美能耳。”明人黃美中說：“先生天才縱橫，千載一人，



率意所屬，牢籠古今，窮極細微。”同時代人劉鳳亦言：“元美固精靈應世，尤博極充肆，才總群公，固將聖之資。其所涉覽淹流，過目則誦，貫通經籍，備憶子史百家言。”明兵部右侍郎楊鶴講得更實在：“弇州先生家藏琬琰之書，世擅雕龍之業，凡東序西清之秘，皆購而得之。……今考其書所稱引故實，皆他人耳目所不經見。若非先生好古冥搜，一代之迹遂成零落。”世貞對經學與佛道其實並無驚人建樹，而明內閣首輔王錫爵却說：“囊括千古，研窮二氏，練解朝章，博綜名物，令人耳口不暇應接。則奄有唐宋以來作者之美，而周漢諸君子或缺焉。……先生能以周漢諸君子之才精其學，而窮其變，文章家所應有者，無一不有。摹華咀腴，臻極妙境，上下三千年，縱橫一萬里，寧有二乎？嗚呼，盛矣！”王承父云：“弇州與歷下同名而異用，博大僻遠，汪洋磅礴，無所不出入。”胡元瑞云：“弇州於古人詩，靡所不有，亦靡所不合，詞與代變，意逐題新，譬之龍宮海藏，萬怪惶惑！”何無咎云：“弇州主大，直欲體具百家，包括今古，汪洋萬裏，崩奔自恣。”（以上見《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明詩綜卷五十一》）明人以淵博而名天下者，嘉靖隆慶以來，當屬楊慎、王世貞二人：“國朝人文彬彬然盛豐，而所謂博雅君子大都伯仲之間，獨嘉、隆以來，前有楊用修（按：楊慎），繼有王元美（按：王世貞）二公”。儘管對世貞之宏博多有批評者，或言其太博大，不便把握，“元美四部稿，未免篇軼太富，使人不能分去取”（彭子殷），“惟病在愛博，筆削千兔，詩裁兩牛，自以為靡所不有，方成大家”（宋轅文）；或批評博雜不精，“雖鍛煉未純，不免華瞻之餘，時露淺率；亦未遽出攀龍下也”（朱彝尊），“傳未數十年，而新陳相變，世已笑其索然而無奇”（穆文熙），“然鮮蔬陳列，亦足使販夫厭飫”（陳卧子）；甚或有厭其千篇一律者（此評言過其實）：“一時詩流，皆望其品題，推崇過實，諛言日至，箴規不聞，究之千篇一律，安在其靡所不有也！”（宋轅文）“弇州四部之集，盛行海內，毀譽翕集，彈射四起。輕薄為文者，無不以王、李為口舌”（錢謙益）。然攻擊歸攻擊，攻擊者皆不及世貞之博大，況既使寫作少的人，也非無瑕疵。至於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來派，并未從批評界完全撤退。而後世公認紀昀的如下評價不失為公允：“世貞才

學富贍，規模終大。譬諸五都列肆，百貨具陳，真偽駢羅，良楛淆雜，而名材瑰寶，亦未嘗不錯出其中。知末流之失可矣。以末流之失而盡廢世貞之集，則非通論也。”（《四庫全書總目》）

第三，僅就文學而言，衆體兼能，且寫得多而好，影響大，蘇軾以來一人而已。就文學創作而言，蘇軾而下，也有不少名家，如黃庭堅、辛棄疾、陸游、元好問、關漢卿、王實甫、薩都刺、楊維禎、高啓、劉基、宋濂、李夢陽、何景明、湯顯祖、徐渭、李攀龍等。然上述名家，多以一體二體名世。皆不及蘇軾詩、詞、文、賦、書，樣樣寫得自如、美妙，體體皆爲一代之精品，故而以卓越成就牢籠文壇，令衆後學高山仰止。蘇軾之後的名家，多精於一體二體，如黃庭堅的詩與文，辛棄疾的詞與文，陸游的詩與詞，關漢卿、王實甫的戲曲、散曲，高啓詩，宋濂文，劉基詩與文。或二類三類，如元好問（詩、詞、論），李夢陽、李攀龍（詩與論），湯顯祖（詩、文、曲），徐渭（文、曲、書、畫），然種種皆美妙無匹如蘇軾者，却不多見。王世貞現存文學作品，賦、詩、文、論、書、曲、小說，不僅樣樣皆操筆，且每體諸式無所不作，如文中序、記、志、傳、銘、誄、哀辭、祭文、疏等無體式不備，且皆不乏名篇佳作。曲有《鳴鳳記》（他至少操筆某幾齣，餘當爲門生代筆），小說則很可能是《金瓶梅》的設計構架者，餘則爲他自己念，門生筆錄，或由門生填充補寫。此二書當爲曲稗之中的上乘之作。論有《藝苑卮言》、《讀書後》等，不失爲文論史上一大家。而賦、詩、文也皆有佳作。因其所作數量過大（詩 9000 多首），名篇被掩映其間，須通讀後方可定論。單就眼下衆說，流傳之佳作不及蘇軾，乃至不及陸、元之輩。然就總體而論，不失爲蘇軾之後一位全才大家。待其晚年，歸於自然，浩浩然如江如海，獨成大家。猶如唐之王維，宋之蘇軾，世貞即明代蘇軾、王維也。其同代人穆文熙已窺其心、知其音，故有如下之評：“迨其晚年，閱盡天地間盛衰禍福之倚伏，江河陵谷之遷流，與夫國是政體之真是非，才品文章之真脈絡，而慨然悟水落石出之旨，於紛濃繁盛之時。故其詩，若文盡脫去角牙繩縛，而以恬淡自然爲宗。”王世貞晚年酷愛蘇軾，手不釋卷，直到病倒於床榻，東坡之書也隨置於身旁。他喜蘇軾，莫非英雄惜英雄，人心天意同隨乎？劉鳳竟以

為他的才華遠在蘇軾之上：“病遂大作，予往問焉，則見其猶手子瞻集。夫元美高出子瞻上遠矣，而猶愛之者，非以其氣節激昂有相類者耶？”（《王鳳洲先生〈弇州續集〉序》）這種評價或有過譽之嫌。然令人不解者，當世以博覽群書著稱的胡應麟竟將王世貞視為詩中之如來、仲尼，豈非過於大言：“詩家之有弇州，證果位之如來也，集大成之尼父也。”說王世貞詩為明四大家之首尚可，說四大家詩為千古詩史之最盛，似言過其實。正因這根基虛了，故而最終結論便難以服人。不過將其擬之唐代之王維，宋代之蘇軾，眼下看來似乎過了些，但若將其加以系統研究，便會發現實不為過譽。如明代詞弱，王世貞論詞不僅公允，深得宋代以來好詞之奧妙，且詞作確為有明一代之姣好者。賦體至明代也如詞，失去了昔日輝煌，然世貞大量創作諸類式賦，力挽明代賦之頹勢。對此，王國維經細細體會，說出對於王世貞詩文詞的高妙之處：“即弇州自謂意在筆先，筆隨意往，法不累氣，才不累法，有境必窮，有證必切。匪獨詩文為然，填詞末藝，敢於數子雲有微長。”（王國維《人間詞話》）王世貞就是明代的王維、蘇軾。

第四，博鑒古書而不為古人欺，能擬千古也能鞭撻千古，博采衆長而自成一家，且以氣盛、博識見長。其《藝苑卮言》為年輕氣盛時所作，然千古詩文，如數家珍，胸中藏無限書山文海，順手拈來，隨其文思而行，如入林海花叢、群山萬嶺，目不暇接，有人譏誚其不過記憶好，裝書袋而已。至於世貞能詩能文能詞能賦，無體不精，擬漢賦似漢賦，擬魏人似魏人，擬樂府似樂府，擬盛唐似盛唐，擬宋似宋，將其詩放入李白、杜甫、蘇軾詩中而人不能分辨，譏者笑其不過模擬而已。然論者却不知諸如此類不過是世貞才氣略展，因擁有此才者天下畢竟寥寥。然世貞脾氣秉性，向來不屈從於人。可知其為文也是學古人而不庇於古人，非但不庇於古人，却能道出古代文人或文集之瑕疵，指摘古人也多語語中的。乃至連經書、聖人也不放過。如此段：

有大拙者，“載獫豸驕”（三名皆田犬也）；有大直者，“昔也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有太促者，“抑罄控忌”，“既亟只且”；有太累者，“不稼不耜，胡取禾三百廛”；有太庸者，“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其用意有太鄙者，如前“每食四簋”之類也；有太迫者，“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有太粗者，“人而無儀，不死何爲”之類也。

《三百篇》經聖刪，然而吾斷不敢以爲法而擬之者，所摘前句是也。《尚書》稱聖經，然而吾斷不敢以爲法而擬之者，《盤庚》諸篇是也。

聖人之文，亦寧無差等乎哉？《禹貢》，千古叙事之祖。如《盤庚》，吾未之敢言也。周公之爲詩也，其猶在周書上乎？吾夫子文而不詩，凡傳者或非其真者也。

此處又頗似李贄。李贄是思想家，所見在心。世貞是文學家，所刺在文在法。僅一部《藝苑卮言》，臧否千古，橫掃百家，筆鋒之犀利，世所罕見。誠如屠隆所言：“元美作《藝苑卮言》，鞭撻千古，掎擊當代，筆挾清霜，舌掉電光。天下士大夫，讀其文想其豐采，遠聽遙度，必以輕俊薄夫，而不知其人殊長者，識無所不綜，而量無所不包。”故而只見世貞博采之一面而非之，不及其真精神、真思想、真血脉，未免於以偏蓋全之弊。陳卧子所評“師心獨運，而不累其法，擬議衆芳，而不掩其才”（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明詩綜卷五十一），較爲允當。

王世貞是位性格倔強、不屈於權勢的文人。這一點頗似王龍溪、李卓吾，不失爲當世一位錚錚漢子。略舉幾例可見一斑。夏言執政時，聽說他的才學不錯，想核實名實可否相符，多少有收爲門下的意思。而剛出茅廬的少年才俊王世貞，雖將文章呈進，却不肯屈身下就，更不肯拜相爲師，這不能不影響他的前程。作爲新科進士，又出身士族大宦的他，只被安排做了個刑部看獄的主事。就在此任上，遇到一件麻煩事。當時身爲東廠（皇帝的特務組織）大帥的陸炳，手握生殺之權，勢之熾烈，人人畏之。他當時受大宦指使，將一

朝廷要犯閻某藏匿於家中，想私自放他。王世貞竟率獄吏從陸炳家將閻某搜出。陸炳婉轉說情，他不肯。又請當時執政的內閣大學士徐階出面求情。這位王世貞秉公以法，決不徇私情，固執地予以拒絕。固安縣令因事得罪了管東廠的太監，被誣陷定罪。王世貞知道縣令蒙冤，便尋找證據，為之昭雪。不怕得罪太監，不怕引火焚身。嚴嵩執政權傾天下，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文人士大夫，或遠避深藏，或趨之若鶩。況嚴家與王家歷來相好，嚴嵩也極重世貞之才，幾次宴請，想收為門下。而王世貞疑其用心，絕不肯相就。非但不肯相就，後觀嚴嵩做事，倒行逆施，便與他分道揚鑣，公然對抗。嚴嵩最恨的政敵是吏部郎中楊繼盛，這位楊繼盛竟敢上疏皇帝，列其罪狀，彈劾他。嚴嵩便設計陷害，將其逮捕入獄。王世貞親自為楊繼盛送飯送湯藥。楊繼盛的夫人要為丈夫鳴冤，到刑部告御狀，王世貞竟親自為她寫狀紙。楊繼盛被斬於市，無人敢收其尸。王世貞却為其收尸，并買棺槨斂葬。這還不算，還與鄰舍的年輕人作詩哭悼一番。這豈能不惹惱嚴嵩？吏部兩次推選世貞做督學副使，負責進士考試事，都被嚴嵩否決，還外放他到山東，做個青州兵備副使的小武官。他不僅對專權最久的嚴嵩如此，嚴嵩倒臺後的幾任內閣大學士（實為首相）他都走得不近，與之保持一定距離。徐階對他甚好，多次保護他，為他父親昭雪盡力，他也并未因之與徐階格外親近。高拱就更別提了。張居正與世貞為同年進士，且一同在朝中為官，一旦張居正入內閣為相秉政，他反倒並不親近了，甚至於寫信給京中友人，說張居正“浸淫耳目之好，非社稷福”。沒想到此語外泄，傳至張居正耳中，令其憤憤，常跟人說世貞的壞話。然而他為人直正，明是非曲直，秉公辦事，不徇私情，率性而行，別無其他，故張居正等人也不去奈何他。他做官一不如意或拂袖而去，或朝廷徵召便以病辭謝。晚年看透世事，并不以官為意，而著書立說，自在逍遙於自家花園內（以上見王錫爵《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鳳洲王公世貞神道碑》）。像王世貞這樣的錚錚漢子，在明嘉、萬時期雖不在少數，然一生不趨權相之門，敢與權相不法事公然對抗，不顧性命，不計得失，又始終如一如世貞者，却就不是那麼多了。



王世貞不屈權貴，不媚閹相，却親近一方，德被天下，恩澤鄉里，是吳越聞名的厚道長者。王世貞是位性情中人，對父至孝。當是時，父蒙冤，世貞掛印回京，與弟世懋於嚴嵩相府門前，凡坐轎來謁嚴嵩者，皆當其面叩首作響、雙手拍擊雙臉，求為父說情。父亡後，築廬墳旁，守墳三年，常常日夜哭泣。孝滿，每逢年過節，思念父親，哭號如初喪。為此，他與弟弟世懋都患了眼疾，弟弟因眼睛潰爛發燒不止而死。王世貞晚年也因眼疾而不能觀書，請門生代讀。不僅如此，王世貞還患有一種怪病——“號癖”。他弟弟去世，他對王錫爵講，本應自己來寫墓志銘，但頭昏昏然，非大號三日，不能清醒，不能下筆。世貞是位善心待人、肯救人於危難的俠義名士。不僅在官任上（做地方官）數次帶頭或捐俸祿買糧，或上疏裁減行政機構、克減行政開支而意外得十幾萬石糧食救濟災民，在鄉里也多次惠施於百姓。他的爺爺曾購置四千畝義田，贍養族中窮困的人。世貞又增添了許多畝肥沃的土地，使贍養力大增，惠及人益衆。四方有生活困難需求助，世貞“往往緣手散施，咄嗟而盡”。世貞好客，無論當地文人義士，還是遠來的四方名流，也無論風雪嚴寒，抑或清晨夜半，凡來扣門者，無不接納。不以事辭，不因嫌而拒。且更樂於為民請命，每遇旱災、水患或饑荒，便欣然與上司交涉，解民於倒懸，民多感念其德。世貞更愛獎掖年輕後生，其獨自主持文壇二十年，才高位顯望尊，一語傳天下，一言成就一士之名，原無名者得世貞美言一二，便頓時名滿天下。所謂前五子、廣五子、後五子之類是也。有時恩澤於人，人却不知，甚或人因不知而誤解，世貞也從不以為怪。有時，一怒而責罵，人反覺親近，故人人皆歸心。世貞歿世時，“閭閻兒女輦蹙相吊，海內士大夫無論知與不知，莫不太息焉”。

由以上兩點觀之，王世貞又不失為明代士大夫人格的楷模。品行、骨氣、胸懷、眼界、氣節皆可為文人之佼佼者，士風文潮之中流砥柱。

王世貞作為嘉靖後期至萬曆初期的文壇領袖，決非偶然。就文學之全才和成就影響而論，的確不失為蘇軾之後第一人。就其在文學發展史上的地位而言，既是前後“七子”的集大成，又是“七子”到

“公安派”的一座橋梁。當然他與公安派與王學左派并非一路。但在他的博大之中，包含著李贄與公安派的因子（他後期的許多作法與李贄如影隨形，譬如李贄放棄家庭之累而潛心於佛教與心學，王世貞也棄家之累而狂迷於佛道，只是心思更醉於“道”；李贄崇尚自然之美，反對聞見道理與假心，王世貞也以自然為文藝的最高境界；李贄晚年經學喜歡注《易》，文學酷愛蘇軾，手不釋卷。王世貞也喜《周易》，喜歡蘇軾，至死手不釋卷。李贄樂於做“西方聖人”，王世貞樂於做文壇聖人。李贄願與古人交友，與歷史上的英雄對話，評點古人，著《藏書》、《續藏書》。王世貞酷愛史料，立志寫一部新史書……）。不只是公安派，清代的性靈派與王世貞有源淵。而且王士禛的“神韻說”，沈德潛的“格調說”，散文中強調義理、考據、辭章的“桐城派”，若溯其源流，當也與王世貞的文學主張與創作不無源淵關係。明清文學史，若不讀懂王世貞，就是殘缺的文學史。

不只是文學，王世貞在明代史學的地位，就我粗淺的瞭解，似也未有過之者。他的史學思想并無多少驚人的創見，他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也不以驚世駭俗取勝。但王世貞對明代史料的收集掌握，以及撰寫之全面、豐富、真實，可以確切地說，無一人超過他。從他自己寫的序跋或書牘中，我們得知，他自少年便對民間傳說之類頗感興趣，且家藏大量的正史、野史資料。他也早有編寫《明史》的設想，并寫了不少加以秘藏的傳記、筆記文（有些只留有序、跋，却已找不到原文）。我們可從《弇山堂別集》、《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史料》中發現，王世貞已收在這些集子裏的“世家”，各類“傳”、“紀”、“表”，已具備了一部史學的基本內容和主要框架。而現在我們見到的《明史》、《明實錄》等明代史書或采用王世貞的文集，或不及王世貞所記更詳細、可靠。說王世貞為明代史學第一人，當不為過。

作為王羲之的後代，王世貞的書法也有著先祖的功底且更多些柔中見剛，飄逸中見法度，以骨力與氣勢勝。特別是他對書法與繪畫的評價，不失為一個慧眼獨具的藝術批評大師。他對於民俗、民風特別是節日、穿著、生活習俗、語言的考證（如《宛委餘編》等），提高了民俗學的學術價值與文化史地位。

目。王世貞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座山脉之巔，一塊不可磨滅的記程碑，它就顯身於其浩瀚的著述裏。

公與齊梁著書目，中大輒論勸學王，早心與海國人心藝品累二或案集故詩書味聖，深顯厚味贊李真白尚容贊李，“重”於維夏思心吳只，鮑翰 許建平，累二案集少贊世

，累二案集少贊世 2012年初夏草於浦江夏朵沉思軒

，累二案集少贊世 善學不才，蘇蘇交融等文，《長》江濟春學路平師贊半

，累二案集少贊世 “入學六西”繼任學贊半，善學不才張主，陸蘇煥春，《世假》

，累二案集少贊世 據新，據推華英館土史聖典，致及入古典融贊半，入聖觀文融於奈

，累二案集少贊世 女林格一贊志丘，詳史案籍長世王，《書蘇觀》、《書蘇》宗，入古

，累二案集少贊世 王且而，詳蘇許真世王與郭聖對論力許，潘安公景只不，（……書

，累二案集少贊世 草籍，與善，戰善歸應中文焉，“儲歸蘇”師者師水，“師蘇軒”師蘇士

，累二案集少贊世 福蘇不詳時典兼主學文師真世王與少當，而蘇其隨若，“氣蘇師”師

，累二案集少贊世 史學文的典蘇蘇籍，真世王爾蘇不若，史學文爾爾，氣蘇蘇

，累二案集少贊世 出師，蘇蘇師蘇蘇籍，蘇蘇師蘇蘇籍，蘇蘇師蘇蘇籍，蘇蘇師蘇蘇籍

，累二案集少贊世 師師人史憑據師，只隨師人蘇少蘇蘇非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累二案集少贊世 出師，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累二案集少贊世 自師辦，師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累二案集少贊世 想讓讓之始蘇師問師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累二案集少贊世 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累二案集少贊世 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累二案集少贊世 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累二案集少贊世 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累二案集少贊世 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累二案集少贊世 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累二案集少贊世 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累二案集少贊世 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累二案集少贊世 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累二案集少贊世 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累二案集少贊世 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 編纂說明

王世貞是明代一位文化大師，生活於明代嘉靖、隆慶、萬曆年間，主持文壇四十餘年（獨自主持文壇二十年），其詩、詞、歌、賦、文、傳、曲、稗無所不寫且成就卓然，是繼北宋蘇軾之後一位文學大家，也是明代史學第一人。他的作品流傳日本、韓國、朝鮮、越南等國家，產生了較大影響，其著述為中國文人之冠。《四庫全書》編纂館臣稱“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過於世貞者”。其著作究竟有多少種，多少卷，至今未有最終答案。

一個人的著作果真似文山書海，也會令讀者、研究者望而興嘆，心內發怵。首先是王世貞到底有哪些書，在哪些地方去找，單是一個書目、藏所、版本的問題，就要花好一陣子方能理出個頭緒，更不要說去讀它們了。於是摸清王世貞的書目，便成為走近王世貞的第一大門檻。正是這一門檻（王世貞書目），將很多人攔在了王世貞書屋之外，使得王世貞的研究相對冷清，能深入其堂奧者寥寥。王世貞研究首先需要一本文獻目錄的著作。這本《王世貞書目類纂》正是應需而生的產品。

《王世貞書目類纂》是國內第一部收集彙輯王世貞書目、版本及其收藏狀況的著作。

也是第一部將王世貞國內外收藏的書目以類型為章節編排的目錄文獻。該書有以下特點。其一，收集範圍廣。將世界二百零一家圖書館收藏的王世貞著述的版本目錄彙集成書（圖書館名稱見於後），內容五千餘條，是全球王世貞著作目錄、版本收輯的集大成。